

願《二十一世紀》燦爛如初

何晴 述

如果在《二十一世紀》這一公共論壇上能探測到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中國重要的思想軌迹，直面現實與歷史，常發厚重之論，則為中國知識界之幸，也是新老作者與讀者之幸。唯其如此，這本雜誌才會被中國思想界繼續目為「我們自己的雜誌」。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思想界的「艱難時世」。由於「六四」事件，大陸的思想性刊物幾乎被掃蕩一空，中國知識界正處於萬馬齊喑的境地。就在這時候，《二十一世紀》雜誌問世。這份創辦於艱難時世之中的雜誌，曾給被迫處於沉默之中的中國思想界帶來相當大的鼓舞，有如在牆上為當時的中國開了一扇小小的窗，讓中國知識界能透過那扇窗戶舒一口氣，也從那裏看到一縷斜斜射進來的陽光。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老朋友，我還記得雜誌開辦之初那種銳意向上，能夠直面中國現實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這本雜誌曾發表過不少不拘一格、學風務實的文章。於作者來說，在思想荒原中有了一塊抒發胸臆的陣地；於讀者來說，可以在上面讀到不少好文章。拓展視野，也豐富了自己的心靈。可以說，那時中國思想界的朋友們確實是將這本雜誌作為恩物，視為「自己的雜誌」，非常愛惜，也寄予厚望，希望它越辦越好，成為世界華人學者的一個公共論壇。

從當年「走向未來叢書」直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我個人的學術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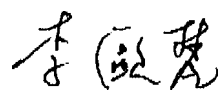


與兩者的淵源頗深。我的研究偏於實證一路，主要是對中國改革實踐進行調查與研究，並以批判性態度評點中國的改革。在90年代初期，國內根本沒有任何雜誌可以發表這些文章，是《二十一世紀》雜誌給我提供了陣地，讓這些文章以最快的速度與學術界同仁見面，使大家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到中國的改革進程。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老作者與老讀者都不會忘記，拙著《中國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的不少重要章節的主要內容都相繼發表於這本雜誌上。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作者，我都對《二十一世紀》雜誌心存感謝。

值《二十一世紀》十周年華誕，我想表達一點小小的心願：希望其一如開辦時的初衷，直面現實與歷史，常發厚重之論，成為中國思想界的重要公共論壇。如果能讓我們在這一公共論壇上探測到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中國重要的思想軌迹，則為中國知識界之幸，也是新老作者與讀者之幸。唯其如此，這本雜誌才會被中國思想界繼續目為「我們自己的雜誌」。

何清漣 現於深圳從事學術研究，為自由撰稿人。

知識份子和網路文化



二十一世紀是網路文化的時代，知識份子上網在所必然。我覺得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在網站上的你爭我奪，較30年代的《申報》「自由談」尤有過之，其後果不問自知。這個新的空間得來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將導致知識份子本身和其影響力的沒落。

二十一世紀終到來，今年也是《二十一世紀》出版的十周年，值此佳慶時節，我不禁想起《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一世紀即將面臨的挑戰，和《二十一世紀》最關心的題目——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一世紀所扮演的角色問題。